

7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R 9297^T / 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一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閒暇

習兵法

兵法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公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焉繇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是為四種繇是行師

之道極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為之上以縱橫變詐者為之下歷代之為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著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為武王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伐紂謀若

多撰六韜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隋唐志載太公

陰謀一卷太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一卷太公兵法六卷又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符伐陰陽謀一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一卷太公枕中訣一卷

孫叔敖為楚令尹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

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田穰苴為大夫景公尊為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吏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兵法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

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

圖七卷藝文志魏公子
兵法二十一 一篇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親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
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
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
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
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
鼓之右婦人爲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下觀見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
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
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
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
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
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
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文帝

註為三卷

吳起魏人好用兵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

為西河守

魏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為將軍而自以

為不能及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

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名顯天

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為秦太良造

秦官也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

法二十九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為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避仇吳中嘗陰以兵法部勒

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

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爾乎

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

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較効首虜休皆賀諸技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

致也謂各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致其所獲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爾顧念

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乎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

經一謂兵法也忽入市毆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習其勢非致死地人人自為

戰今即于生地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

所及也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君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克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

義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為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渡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

間三縣之間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不聚一處分為三欲以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相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

其地為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多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傳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號將帥之畧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嘗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帝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上規計椽

馬援爲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討蜀破姜維之衆維退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竒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王昶爲兗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竒正之用青龍中奏之

賈逵自為兒童戲弄嘗設部曲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有將率才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為丞相率眾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

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吾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

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

經籍志諸葛亮有兵法五卷

吳朱才為偏將軍為人精敏又學兵法名聲始聞于遠近

晉陳勰特有才用解軍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較多

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勰為魏文帝所待帝為

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陣圖

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較標之勢勰悉緝練之遂以

勰為殿中典兵中郎將

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率眾伐蜀初諸葛亮造

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

溫見之謂此嘗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巴次

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

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
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更致駭亂
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一時之關張也以為冠軍將軍
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
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亦甚弱而意畧縱橫果決能
斷

梁杜龕則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
亦為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為占授著作郎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
百六十

源賀為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
畧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
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
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忱之初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畧吳明徹來寇

武成勅領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謂所親人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吾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以身免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後周史寧為大將軍荊州刺史盡識兵權臨敵指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為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天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者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唐李靖少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鄭元璿初仕隋為右候將軍後歸國為太常卿元璿少在戎旅久閑軍法高祖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為大總管安撫使置軍營行陣部統尅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

請宅並密收入內

行儉初為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

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盤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王忠嗣以父海沒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宮中及長雄毅有武畧玄宗以其兵家子與其論兵應對縱橫帝甚異之

樊澤建中初為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才尋兼御史中丞充和番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倣儻善兵書官至嵐州刺

史幽州經畧使燧畧涉群書尤善兵法大曆中為河

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又造戰車象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則為

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後討魏博

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

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鑱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

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深壁不戰欲老燧

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口悅等夾洹水而

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軍為首尾計
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
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
為諸公合而破之

郝廷玉代宗時為神策將軍時吐蕃迴紇犯京畿廷
王率兵屯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聞廷王善戰欲觀
其教閱廷王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
陣箕張翼舒乍難作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
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

豈有前敵耶廷王凄然謝曰此非末較所長是臨流

王之遺法也

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
兵法嘗以千錢於大盤中存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太祖為騎將

王擅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畧初太祖鎮
大梁擅為小將

趙翊字有郎幼而剛毅器宇沉深既冠好書籍及壯
工騎射元精三畧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仕武皇為帳中騎督久在雲中諳熟

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裔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吾衛曹參軍

李再豐為右武衛大將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

較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

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為李靖

申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真武之善經春秋著為嘉話

在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示先甲後庚之期協三令

五申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鈇鉞必誅懲驕惰

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

喻以激勸縣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或著為新

令或脗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斯乎

宋義為楚上將號鄉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為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舍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草謂隱於山

也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

幟若汝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小飯曰餐

當共飯食也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趙王歇

周勃高后六年爲太尉至北軍下令軍中曰爲呂氏
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爲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
馳大將軍下馬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
無何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
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
約例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者不天子爲動容軼車

李陵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
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
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

金謂鉦也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爲劉
永將周建所攻漢墮馬傷膝還營乃勃然裹創而起
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際諸

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為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

會荊門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乃長驅

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蜀諸葛亮為丞相治戎講武率諸軍北駐漢中及據

武功五丈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為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

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晉齊王攸為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

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

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朴作

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

使粗有嘗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

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躋范宣議制仲尼譏

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嘗節度詳不及者隨事處

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向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

賴股肱俾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

宋柳元景為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

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

聽吾營鼓音因此破賊

唐竇軌初爲高祖丞相諮議參軍時胡賊掠軍君令軌討之不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日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器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王倫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歿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遂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初爲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於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今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事成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郗士美憲宗元和申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討鎮州有兵馬使王言爲前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破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陳許潞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親羅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

嚴具示賞伐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示信

夫荷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幾無以制勝非示
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絕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
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也傳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又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哉若乃戍及期
而必伐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賞家財或克日必戰俾
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
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具堙司馬子反曰子之軍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

炊之折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吾聞

之也圍者古有見掛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攝

令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亦飽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厄則矜之矜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幸僥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諾受勉之矣勉猶弩力使吾軍亦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楫而去之反于莊

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已雖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

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為我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舍而止更令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大宋已知我雖短吾猶取此

然後歸爾示宋以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

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帥顏羽御郈洩為

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如遲言乃

也踰

魏徐邈為梁州刺史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

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

威

蜀諸葛亮為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

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
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
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備兵適交參佐咸以賊
衆疆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
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
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
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勇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
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剋
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呂興以郡
內附武帝拜興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南
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與將軍毛煦自蜀出交阯
吳遣黃爲蒼梧太守討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等與之
誓曰若賊圍之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
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
益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夫殺稷等
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爲無罪我受有義
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訖期糧盡救兵
不至乃納之

羊祐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交兵
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
迎軍初猛力偪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
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
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擇其年十
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
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
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

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闕侯
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
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
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高
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遂誓於
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
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閑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道夫制
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陣數闔於城
壘解鞍而縱馬啓關而延敵故策畫可以先勝行伍
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驚恐而無撓其或卧息
旗鼓輕煖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匆遽以
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得為將之大體也

欒鍼晉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欒鍼見
于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公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問暇也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

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以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

不得鴉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晚也

范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晉伐齊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

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問暇孟莊子

斬其柎以為公琴莊子孫子速也柎木名巳亥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

齊西門

州綽門於東

閭

齊東門左驂伯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枚馬櫪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

不恐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時匈奴侵上郡廣上山匈奴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

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

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

口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

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

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縱馬

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流矢兩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

笑自若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

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

萬衆拒亮而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八十里所偵候

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

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晚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爲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正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多莫不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萬人出擊魏軍敗之

陳侯安都為仁威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社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

唐郝處俊為淇江道副總管高宗乾封中高麗反叛處俊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眾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畧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二

威名

夫將之為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辛棄競勸人不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長城茲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繇是處以衛社稷則敵不敢加兵出以守

邊防則虜不敢近塞豈惟震讐虓虎叱咤風雲蓋亦
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懷德
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為令尹與晉戰敗于城濮晉伐衛 救之 晉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 困獸猶鬪況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 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于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

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為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

大破之取楊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嘗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胡名在代北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

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白起為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

蒙恬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

戎狄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鎮匈奴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

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之

李廣為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遊之數歲不入界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為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日

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

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軍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

馮奉世為執金吾歷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辛慶忌為左將軍當時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陳湯為西域副較尉誅郅支單于後坐事徙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演為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屋旦起射之塾門側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
岑彭為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貴本越雋夷殺大守
校帳自立為王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蔡彤為遼東太守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懼畏彤不敢復闕塞後率勵鮮卑往擊斬赤山烏桓塞外振讐彤之威聲暢於北方

陳俊為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琊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為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

田舍爲所執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叛以禪爲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

郭涼雖爲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尤曉邊事有名北
方

徐淑爲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爲護烏桓較尉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
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爲度遼將軍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

近塞

种嵩爲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
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爲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爲護羗較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爲烏桓較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
羗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
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咸服

段紀明久為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為郎以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甥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公孫瓚為降虜較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嘗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遠竄塞外

呂布初為騎都尉便弓馬齊力過人號為飛將魏龐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嘗言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為偏將軍太祖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初遼爲孫雄所圍遼潰出復入雄衆破走繇是威鎮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張郃爲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外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

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後爲征西車騎將軍識變數猶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畧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爲別部司馬每赴急疾嘗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較尉夏侯淵三日五

百六日一千

文聘爲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爲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振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銳

張飛爲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爲丞相出師揚聲下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出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蜀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

馬忠爲庖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清望喻忠關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嘗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王平爲鎮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同郡句扶爲左將軍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帝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爾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

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

董襲爲揚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岑龍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較尉張昭爲輔吳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爲前將鎮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

甲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度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逼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王沈爲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

苟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計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郎等滅之

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爲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鉄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

不敢犯

劉弘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較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

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紀瞻爲鎮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嘗疾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爲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

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後侃爲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喬輒領江州侃聞之遣將出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蓋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

召而殺之

劉毅為荊州刺史初屬桓玄篡位與宋高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高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劉牢之為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桓石虔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特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于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左望風請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彥之以討謝晦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共罪同

誅

謂徐羨之也

忽聞來至人情恟懼遂不戰自潰

劉胡爲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瘴無不立愈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衆進次東陵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爲信武將軍巴西洋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

柳仲禮爲電威將軍鎮襄陽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

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

程文秀爲安遠將軍每戰嘗爲前鋒北齊深憚之謂爲程虎

陳歐陽頔爲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及荆州陷頔委質於勃周文育擒送于高祖釋之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頔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頔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頔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頔至嶺南皆懾伏

沈恪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緝出兵臨川攻周廸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廸孝頃聞恪至退走

孫陽爲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禁防嚴密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

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奚眷少有將畧明元時爲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

周觀爲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大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羗氏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爲荊州刺史從大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

大澤越祁山威懼漠北

叔孫建爲廣河鎮將群盜斂跡威名甚震後爲徐州刺史大武以建威名甚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建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數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輒不爲寇

古弼爲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真爲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雅兄弟聚衆五千據冶容堡真擊破之斬昌等并誅其黨與雍州民夷莫不威服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為寧朔將軍大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於外境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遷屯呂梁

尉元為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震徵為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未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宴遠近恬然

城陽王長壽為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

長孫稚為揚州刺史入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虜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肥為平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羆為征東將軍出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

庾岳為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嘗以少擊多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陽為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

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爲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

鄭楷爲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摸鴛鴦付鄭楷

李崇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爲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豪徐成楊里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殉

群氏震懼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爲營州兵後徵爲平南將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闕巷觀者如市大眼爲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而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大眼爲荊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

渠桓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為諸將之寇延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為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

韓茂蓄力絕人又善騎射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將圍襄陽乃攻馮翊安定鄠城等平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續續梁武帝子鎮襄陽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將帥部

威名第二

北齊方休雖受繼于從高祖與西魏戰于河陰諸

軍北渡雖以軍不動謂西人曰方侯受繼于在此能

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為

迴離城雖陳說自氣節少說也時當世推為帝將

元龜 將帥部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三

威名第二

北齊万侯維字受維于從高祖與西魏戰于河陰諸
軍北渡維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侯受維于在此能
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為
廻維城維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為名將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三

一

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慕容紹宗東魏末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等討之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爲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黨王渙以文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時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二州任總軍民太尉大樹風績甚爲陳主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黨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時鮮卑共輟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

東方老爲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

斛律光爲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珽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懼

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能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雒州永業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雒人情騷動傳伏爲東雍州刺史後降于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

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

後周李弼魏末爲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俟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

秦福爲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或曰此是鉄猛獸也皆遽避之獨孤信魏末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奇謀大畧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

勢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亡爲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其爲隣國所重如此

韓果魏末爲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着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韋瑱爲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陸騰爲陸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相溫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羗率服

怡峯爲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

達奚寔爲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卽與大都督楊山武拒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時東魏爲雒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嘗令間

謀觀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

王軌爲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爲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爲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嚴斥侯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標爲建州刺史領車箱及齊神武圍王壁乃命侯景趣齊子嶺標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標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妄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

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雒州刺史獨孤永壽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爲長寧鎮將捍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畧

梁士彥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宇文神舉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
後周崔弘度說之子襲爵爲安平縣公至隋開皇初
爲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
賊屏跡後梁蕭瑄來朝帝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荆
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爲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搆雄輒
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爲廬州總管委以平
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
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弭突
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
之突顧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爲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

卽江神也

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爲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
達頭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別晟同宴有突厥達官
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爲
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
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

魚俱羅為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彥為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為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高祖

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為邊患以素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李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為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

賀婁子幹為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泯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

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

史萬歲為河內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

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弘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問曰隋將為誰侯騎報

史萬歲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為

戊卒每與戊主同行輒入
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
戊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
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反擊大破之斬數千
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

吐萬績為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
以績有畧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

楊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
將軍時黨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
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
眾討擊郡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

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下萬眾兵
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羗屢為侵
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為戎
狄所憚

元冑歷豫亳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為邊患朝廷
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為蔚
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為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創奴憚之

不敢窺塞

賀若誼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夷狄所憚

李崇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備其威畧爭來內附

王辯為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岸進兵擊之所在皆捷罕為群賊所憚

唐闕稜齊州人隋末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為

左將軍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拓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繇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為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率兵圍之大恩拒戰賊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來寇大恩遣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沒賊進圍崞縣大恩衆寡不敵據城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

輔公柘之後吳楚尅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柘後爲東
南道行臺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柘
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洮罕城
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上元
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
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
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

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
黑齒嘗之開耀年爲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
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
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
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
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
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唐休璟聖曆中爲梁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
久視元年吐蕃大將鞠莽布支率衆數萬屯於洪源

各將圍昌松縣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宴于大極殿晏覘視
 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
 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
 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玄宗天寶中爲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祿
 山亂進明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
 北鄆縣賊徒振懼朝廷壯之

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畧尤
 加任委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維屢挫賊鋒賊類來
 攻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

郭子儀爲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
 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敷
 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寇先後數萬人略
 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數其
 後京師震恐悉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已合子儀
 大軍僅萬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
 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宗當其
 北子儀率甲騎三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謂

昔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從其來
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迺
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喻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
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
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
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迺紇曰謂令公沒矣不
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
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
衆今力不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
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

令公來虜初疑皆持蒲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一數
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此迺
紇皆捨兵降焉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
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
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挈
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
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皆過絕獨子儀封
幣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爲江北副元帥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
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後爲河南淮南

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輒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劔山賊擁絕不通道代宗憂之嚴武薦寧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繇是有名辛雲景大曆中爲大原節度廻紆恃舊勲知朝廷優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太原雲景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景莫不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

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曆末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爲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多權畧稱爲名將

張萬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鄉名正者所以表鄉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鄉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鄉身也復賜名萬

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興元初爲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
討朱泚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
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
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
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于白華忽有賊
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
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爲四鎮北庭行營副元
帥吐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

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五人必爲我憂乃
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旣請和郎請盟復欲因
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興元初爲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
帥德宗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
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
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
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
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

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玼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後爲涼州刺史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郝名以懼之十三年簡較右散騎嘗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隴下

李景略貞元中爲侍御史豐州刺史西授降賊使豐

州北扼廻紇廻紇發使來中國又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廻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思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人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殞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俛前而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騎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廻紇使至景畧皆坐拜之于庭中繇是甚有威名後爲河東節度李說行軍司馬廻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

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
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
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

王似貞元中為神策將軍吐蕃寇涇原似伏卒擊尚
結贊幾獲之繇是深為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為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徇益必
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
乃史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
為橫希朝自近代號為名將人多比之趙克國

段佑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為西蕃畏懼
劉潼貞元末為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畏
之不敢為寇

郝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為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平
時四百七八鎮聚兵十餘萬士美兵事最理威聲甚
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秦兩河
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為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敬奉
涇原將郝岵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
既與大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安
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留守至
關又以度爲司空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太
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奏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
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奏
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
奏度書因言朝謝後即歸留務中使見書慮廷奏知
度東歸無兵權即背前約遽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并
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
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

熟蜀人情至是用寬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

年雲南寇黔中觀察使崔元弼上言朝廷憂之不及

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介之使以過之蠻寇遂退

薛平爲平盧軍節度使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加檢校

左僕射兼戶部尚書不踰月復檢校司空初元和十

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其一淄青齊登萊五

州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

討伐不勝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

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

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

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勣并其衆以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十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繇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畧平在鎮六周歲兵甲犀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月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大破回鶻烏介可汗繇是威加北狄

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賊無不擒之曾縱兵于蒲降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焉自此目爲李摩雲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都指揮使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繇是威振敵人

王彥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伐所至有功嘗持鐵鎗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鎗後唐莊宗初爲

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比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爲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彥章以末帝貞明中爲排陣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與彥章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謂我軍行陣整肅則相

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後彥章爲賀瓌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侯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僕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因謀叛聞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辨唯彥章有焉

後唐史建瑋爲招德軍較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爲前鋒與總管周德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

計敵人不致芻牧皆相戒曰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爲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宗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於叔宗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搥擊墜馬生擒以獻繇是知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者近代之良將也

安金全爲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

夏魯奇初在梁事王彥章爲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懼之曰此乃夏七也此師嘗言王彥章驍勇畏之魯

奇曰王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
蠻蜚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為安州節度使至郡募年敵不敢犯一境
賴之

周安審暉仕晉為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掌
一起兵襄陽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俱起從進率
襄漢之衆攻南陽州無城壁僅守署衙而已賊逼城
下審暉登陴召賊帥而讓之以審暉家世戰將聞其
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太尉 終

知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崎較釋

將帥部 五十五

勇敢

大勇敢强有力者聖王之所貴也大下有事用之於
戰勝則無敵矣是故為三軍之帥專四征之任也非
抗康奮厲孔武有力何以率乎下非致師當寇先登
敢死何以成其功哉歷代而下當其任者固有英果

邁衆臨敵賈勇冒矢石而靡俾衽金革而無厭推鋒
蹈刃雄呼直盪用能推堅陣破勅寇扶危紓難樹勳
揚烈圖鍾鼎而不朽載策府而垂裕詩曰舍命不渝
傳曰率義之謂勇蓋與夫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異
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

戰於鞏鞏齊也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乘

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擊車而車而載所獲者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也

解張晉大夫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解

御郤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蘇滅此而

且也也不介焉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

木絕鼓音軍將自旗鼓故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矢貫余手及肘余拆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張侯解侯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

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

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夫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而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孟孺子速魯人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

孟孺子速魯人也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涉他晉大夫魯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為

衛伐晉夷儀故初衛侯伐邾邾午於寒氏

伐衛以為報邾邾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燔午衆及晉圍

衛午以待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日請報

之役衛開門與午闚涉他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十人但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

至其門七步行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示整日中不啟門乃退

再求魯人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速

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

不能師不得整其師宵諒曰齊人遁諒周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也言能以義勇冉有冉求也

彌庸吳王孫也魯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道

也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

子地王孫彌庸疇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

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日吾父

將帥部三

之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也。屬會也。王子地助之戰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荀瑤，晉大夫，智伯襄子也。魯哀公二十三年，荀瑤伐

齊，荀瑤荀躒之齊，高無丕帥師禦之。智伯視師，馬駭

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戰于犁丘。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夫顏、涿、聚

漢黥布六人。六人，陳章、邯之滅陳勝布，引兵擊秦左

右較破之，引兵而東，擊景駒、秦嘉等，布嘗冠軍。言其

為衆軍之最

樊噲初號武威君，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

謂之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嘗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

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衛謂營

者噲直撞入立帳，謂以以盾撞撞擊人。項羽目之，問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

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灑

上以待大王。時項羽未為王，故云以待將軍。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
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灞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

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攻軹賊及亢

父先登比救東河擊章邯軍陷陣

是侯嬰為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固陵

下方與方與戰卻敵又下下邑先登擊章邯車騎毀

或留桑先登毀之言填也謂擊軍后以杆敵勃擊商擊破章邯之毀兵也毀音丁見切

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戰龍脫地名在燕趙之地先登陷陣

破荼軍易下易縣也卻敵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垣方陣也

陷兩陣得以破布軍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

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

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走趨也廣曰是必射鵠者也鵠大鷲鳥

也一名鷲黑色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逐三人

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然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鵬者也後為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
 十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出其右而還報廣曰胡
 虜易與爾軍士乃安為圍陣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蒲毋發注矢於
 引蒲之不黃肩弩即黃間而廣身自大黃射其裨將也大黃其大者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而廣意
 氣自如自如猶益治軍總部出正軍中服其勇也明
 且復力戰而博望侯亦至匈奴乃解去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之子再從大將軍受詔

予壯士為嫖姚較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軍失士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為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

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

都尉

趙充國為人沉勇有大畧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

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

充國迺與將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

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視創嗟歎之

辛慶忌為較丞隨長羅侯嘗惠屯兵烏孫赤谷城與

歙侯戰歙即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陣卻敵

後漢王嘗為漢中將軍從光武進攻下邳嘗部當城

門戰一日數合及賊走入城嘗追迫之城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嘗戰力甚馳遣中黃門

詔使引還賊遂退

來歙為中部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

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巨回中在汧汧今龍州汧源縣也

徑至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

其神也

張宗為偏將軍從鄧禹軍到拘邑赤眉大衆且至禹

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

憚為後推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笥

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云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

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

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知其必敗乎遂留為後

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以死當之禹到
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
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還
營於是諸將服其勇還到長安夜將銳士入城襲赤
眉中矛貫髀又轉攻諸營堡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
死馮異爲征虜將軍時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
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光武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
與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嘗
爲衆軍鋒

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
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爾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
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
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
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
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
少方面之勲

吳漢擊蜀未破復上書請自助上不遣

吳漢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嘗脩弓戰之具每當出師朝受詔即引道物無辨嚴之日嚴即裝也

陳俊為安集掾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疆弩將軍與五較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臧宮初為較尉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却敵後為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

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懽謂官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定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耿弇為大將軍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後遷建威大將軍討張步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有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殺傷無數

鈿期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
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攝尤正也
復戰遂大破之拜虎牙大將軍又從擊青犢赤眉於
射人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
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奈遵為征虜將軍與諸將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
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
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祭彤為遼東太守虜每犯塞彤嘗為士卒先鋒數破
走之

景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

於南燕兒音五分切

郎兵迎戰漢軍退卻

續漢書曰南燕賊迎擊上營得

上鼓車輜重數乘也

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

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戰樂可言邪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方脩徇南陽諸縣而堵

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兵赴宛

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每恐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

能全其衆

馬武為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
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
為軍聲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又與
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
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
囂軍乃退

馬援為伏波將軍援嘗有病梁松來候之援不言松
由是恨之及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光武愍其老未許之

援自諱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鍊哉是翁也嬰鍊勇遂遣援率

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喬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

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魯奇為偏將軍時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

數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俊及田鴻李玄等遂

拔夷道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闔樓立橫柱絕

水道結營山上以拒南征大將軍岑彭數攻之不利

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乃命軍中募攻

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

風狂急彭竒舩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住鈎不得去

又云時天東風甚攢住有其把鈎舩不得去

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舩皆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

取秉為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詔舉奉軍都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土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

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遂降前後王

定車師而還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是軍行嘗自披甲在前

梁慳孝殤延平初為西域副較尉受詔當屯金城聞羗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慳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羗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重令為諸軍節度

李膺為烏丸較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嘗蒙矢石每破

之虜甚憚懾

謝丞書曰膺嘗率出騎臨陣交戰被創痕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

蓋勳靈帝中平中為漢陽長史時叛羗圍護羗較尉

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繁為羗所破
 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羗精騎夾攻之悉士卒多
 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
 句就種羗滇吾句就羗別種也素為勲所厚乃以并
 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
 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
 漢陽

馬騰字壽成靈帝末為軍司馬先是涼州刺史耿鄙
 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羗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
 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
 領部衆討賊有功

呂布為奮威將軍布既殺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等復舉兵攻長安城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
 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
 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歸袁紹紹
 與布擊張燕於嘗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嘗御良
 馬曰赤兔能馳城飛堊時人語曰人中有赤兔與其健將

成廉魏越等十數騎一日或至三四馳陳皆斬首而
 出連戰十數日遂破燕軍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如奔走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閻健行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槌超項幾殺之

丁原爲執金吾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治寇虜輒在前

魏曹仁爲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二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勵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後封都亭侯從太祖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麾下壯士數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

形勢也仁徑渡溝直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衆未盡
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
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李通爲征南將軍時蜀主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
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
且藪以迎仁軍勇寇諸將

張遼爲盪寇將軍從太祖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
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
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及陳簡梅成叛太祖討之簡

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簡成首太祖論功
曰登天山履峻險遼之功也贈封假節孫權率十萬
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
于禁爲裨將軍從太祖還官渡與袁紹連營起土山
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
戰氣益奮紹破授偏將軍

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較尉
又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
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赴會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

侯安在太祖顧指褚暝日昞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復
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軍
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典韋拜司馬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
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
兵至三面戰戰時布親自搏戰自旦至日跌數十合
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而鎧棄楯但持長矛撩賊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
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步上
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

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
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空
每戰鬥嘗先登陷陣遷爲較尉好酒飲食噉兼人每
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
之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
將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
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
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
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

韋較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一人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傳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瞑目大罵而歿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

孫觀爲青州刺史太祖從征吳於濡須口假節攻孫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車創甚遂卒

田豫文帝初爲護烏丸較尉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

夏侯霸淵之子淵爲蜀所害故霸嘗切齒欲有報蜀意文帝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孫禮齊王正始初爲揚州刺史伏波將軍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

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
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抱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
蜀關羽爲先主別部司馬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禽
羽以歸拜偏將軍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及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左臂作創刮骨
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使舉臂令醫劈之時羽適
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
酒言笑自若

張飛字翼德爲中郎將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
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
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瞑目
橫矛曰身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
遂得免

黃忠初爲劉表中郎將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
後從先主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嘗先登陷
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

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

趙雲爲劫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護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四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却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輒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曹公軍追至圍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弓弩於後射曹公軍曹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謹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干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亦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

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得之

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

凌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嘗冠軍履鋒黃蓋初為郡吏孫堅舉義兵蓋嘗從之堅薨又隨策及大帝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讎難理之縣輒用蓋為守長

潘璋為武猛較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歿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

斬謙盛兵走者一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周瑜為中護軍時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舉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德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嘗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

陸並集時呂蒙盡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爲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從征合肥爲右部督時大帝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更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杆大帝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大帝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大帝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大帝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勝勝大帝引袂拭之呼其字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大帝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歿

董襲爲大帝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纜繫石爲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船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會大帝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纜之功也徐盛爲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大帝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時乘蒙衝遇汎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

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大帝大壯之

其寧巴郡臨江人後歸大帝遂授兵屯富口後隨魯

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

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有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

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

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萬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砦後名其處為關羽瀨營

大帝嘉寧功拜西陵太守後從攻皖為斥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後

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大帝特

賜米酒聚肴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

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前持

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

其寧其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

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

出斫敵敵警動遂退寧益貴增兵二千人又云曹公出濡須號

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大帝率眾七萬應之使寧領

三千人為前部都督大帝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

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拔鹿角壘入營

斬得數十騎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

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大帝大喜曰足以警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乃曰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
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後從攻合肥會疫疾軍

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大帝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後權尤嘉之

丁奉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嘗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瘡痍稍遷偏將軍會稽王卽位爲冠軍魏諸葛誕等攻東興諸葛恪率兵拒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

進時北風奉航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披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從兵斫之大破敵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將力戰有功

朱績字公緒爲建忠都尉領督父兵隨太嘗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留贊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晉吳彥字士則初爲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擢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周訪爲振武將軍征杜弢而賊從青草湖密劫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弢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弢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破彥其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

郭默爲右將軍默爲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

陶與侃之兄子爲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與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與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與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

册
敢當者

桓石虔有才幹矯捷絕倫爲寧遼將軍嘗從桓温入關叔冲爲符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朱伺爲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

毛寶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淦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

攻求救於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流血滿鞞夜奔船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又與陶侃等討蘇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劉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

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方比之張飛關羽
鄧遐爲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
噲數從桓温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
遐遂拔劍入水蛟龍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爲前鋒
百戰百勝

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
盜入室裔撫几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宋檀韶爲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
分降城陷之日韶率所鎮先登

劉懷肅爲振武將軍劉道規司馬桓振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
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
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瞑目奮戈膽氣益壯
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胡藩爲鎮軍參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
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
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休之臨岸置陣無繇可登

高祖呼潘令上潘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潘不受命顧曰潘寧前死爾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直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劉榮祖以戰功參太尉軍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歿諸將意阻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

劉康祖為左軍將軍太祖北伐蕭斌王玄謨沈慶之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魏軍引大

衆南渡南平王鐔在壽陽帝患為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迴軍未至壽陽數千里會魏永昌王庫仁貞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威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日逆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氣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耶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戮填積

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為輔國將軍時豫州刺史魯爽反安都與副將譚金追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

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
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单騎直入斬之而反時
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沈慶之世祖大明中為車騎大將軍討竟陵王誕每
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
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耶脫有傷挫為損不少

武念新野人蕭思話為雍州遣龐道符統六門田念
為道符隨身隊主後太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
召出為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汚中蠻反世

祖之鎮綠道討伐部伍至大嚴堤數千人忽至矢射
平乘雨下念馳赴奮擊即時摧退即擢為參軍督護
其後每軍旋嘗有戰功

西極文翔鳳訂正

殷孝祖明帝泰始中為統軍屯軍鵲洲沈冲之謂陶
亮曰孝祖驍將一戰便歿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
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以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乎

王宜興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關擊魏師每以少
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
當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五

勇敢第二

南齊張敬兒仕宋為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
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
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王廣之仕宋爲寧朔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
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
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授從懷珍遣廣
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廻千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
營拒戰廣之等鹵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
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

王宜爲屯騎較尉與黃回同石顯之謀宜拳捷善舞
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
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

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

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

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淮陽

圍肉城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魏萬餘

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

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

盤龍驍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

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

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衆

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

梁曹景宗為屯騎較尉督峴南諸軍事魏大武攻楮

陽景宗為偏將衝堅陷陣輒有斬獲

柳慶遠自高祖義兵起雍州以慶遠為征東長史從

軍東下身先士卒

韋放為尋陽太守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澗

澗音

戈陽以放為明威將軍帥軍會之魏大將費移帥眾

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

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胃又三貫流矢眾皆失色請放突

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

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王珍國為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

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眾少不苦

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眾軍同討焉魏軍退班

師

馬仙琕為寧朔將軍天監四年主帥北討仙琕每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陳昕為文德主帥右衛伏主勅遣助防義陽魏豫州

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勇敢昕父慶之

圍懸瓠雄來赴寶樂乘單騎駢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湊城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

柳仲禮爲司州刺史大清中侯景反陷東府城仲禮與衡州刺史韋粲皆赴援粲營壘未合爲景所敗仲禮不遑胄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十餘人仲禮深入人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陰子春爲信威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與右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營冠諸軍蕭嗣鄱陽王範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斃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諸將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擒

陳周文育字景德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

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歿
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
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累遷智武將軍散騎嘗侍
又高祖以侯瑱擁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
州諸軍事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盩厔城未克
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
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
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驍將鮑碎獨
以小艦殿軍文育單舳舩與戰跳入碎艦斬碎仍牽
其艦而還賊衆大駭仍留舳舩蕪湖丹陽步上騎高祖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
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將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
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
營莫府山文育徙對頓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
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蕭摩訶爲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
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軍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
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城胡妙於弓矢弦無
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

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
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徹乃召降人有識者云胡着
絳衣華皮裝弓兩端骨彌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
乃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
陣前十餘步發弓發摩訶遙擲銑銳小鑿也立中其額
應手而赴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
軍退走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摩訶率
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摩訶於語言恂
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于
世廉少警俊勇敢亦有父風

魯廣達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身師
強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軍直衝賊軍戰艦既交
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厲士卒足跌墮水沉溺
樊毅爲梁興太守領三舟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
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
營中將士皆警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
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
樊猛字智武幼侷儻有幹畧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
在梁以戰功爲威武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

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墮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人卒警駭不及整列棄艦登岸赴水以歿已數千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盾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籍沒不敢動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艦中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鎮遠將軍善策謀勇冠諸軍每戰嘗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

于栗磾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縛之不勝豈不虛整一將士邪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

尉眷諾之長子也明元時爲司衛監後征河南叔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來大千爲內幢將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明元嘉其勇壯後從討

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穆頭忠謹有材力明元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大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大武嘉之後爲龍驤將軍曾從大武敗於崞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大武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頭乃過之乙瓌大武時爲鎮南將軍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

呂溫有文武林畧大武代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奉車都尉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大武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又擊叛胡白龍及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加平西將軍

陸真代人也大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大武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河至明玄謨敗走

豆代田爲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營

門門閉代田踰營而出大武壯之拜爲勇武將軍
苟頽爲中散太武南討以頽爲前鋒子都將每臨敵
對戰嘗先登陷陣
毛猛虎爲散騎嘗侍獻文皇興中蠕蠕犯塞從獻文
討之有武決之稱
畢仲敬爲寧南將軍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
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

宇文福孝文時爲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其尚書
崔惠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孝文指麾將士
勅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而南奪其橋道邊絕
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警衆身先士卒賊
不得志遂大奔潰

楊播爲左將軍假前將軍隨李文南討至鍾離師廻
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
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
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
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距再宿軍人食盡
賊圍更急孝文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舩不得救援水
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舩大呼曰今我欲渡能
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孝文甚壯之

奚康生爲柔玄鍾都將李晃前驅軍主頻陷陣壯氣
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後從駕鍾離駕旋濟淮五將
未渡梁衆據渚邀津路孝文勅曰能破中渚者以爲
直閣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
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大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使
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舩艦依烟直飛刀亂
砍投河溺歿者甚多仍假康生直閣將軍
傳永宣武初爲揚武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
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
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

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
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
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
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走仙琕乘
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
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步軍千人南逆仙琕環甲揮
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
矣突陣過橫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
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
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趙遐爲滎陽太守時齊將馬仙弭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弭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弭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弭先分軍於孤城之西阻水別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釋固城之圍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南伐梁宣武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遶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樓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時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疋細鎧一具禦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

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若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其時年六十一

楊大眼爲平東將軍大眼自爲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挫

揚津孝明時爲大都督時賊帥鮮于脩禮攻定州賊東向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破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

李崇爲尚書令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孝明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身如少遂出塞三十餘里不及賊而還

裴慶孫爲員外散騎侍郎時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斬賊主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自是賊復

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克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拒慶孫與賊戰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

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于關中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爾朱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走

賈智爲都督隸大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仍戰不已

源延伯爲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嘗訶制之而不能禁源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孝莊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武勇寇三軍後遷龍驤將軍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甕棠橋戰先鋒陷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擢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

爾朱兆孝閔時爲柱國大將軍兆果於戰闕每有征伐嘗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

長孫子彥西魏出帝時爲中軍大都督子彥嘗少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陰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

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北齊彭樂爲汨陽郡公肆州刺史從高祖西討與周
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
百人取一羗不可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
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
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段韶爲親信都督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
後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
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
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

末從金征周文帝長史莫暉者時在行間光馳馬射

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

薛孤延爲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於河

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

五口還轉梁州刺史高嘗閱馬於牧道逢暴雨大雷

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

直前未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

滅延還鬚眉及馬尾駮皆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

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

堯雄爲二豫楊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慕容紹宗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討之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

高昂魏孝莊時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執送於晉陽禁於馳牛署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官闕孝莊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繯綫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闕將軍

尋值京師不守乃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至東魏孝靜初轉司徒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雒山道峻隘爲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尅上洛獲西魏雒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

秦連猛爲開府時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時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問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

皮景和爲親信副都督魏武定三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廣黃龍張契拜定稽胡尋從討茹茹至奄羅辰於陞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楊愔爲高祖行臺右丞韓陵之戰愔每陷陣先登別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後周賀拔勝魏孝莊時爲太師從太祖戰於邙山時

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配勝以犯其軍勝與齊神武相遇因字呼之曰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持稍追齊神武數里亦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嘗真大勇也

李弼初爲魏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俟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後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

沙苑而左軍將爲敵所乘弼將步騎身先士卒橫截之分賊爲二遂大破之拜特進又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弼陽頌絕於地守者稍解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李標爲太祖帳內都督標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標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卿何必要須八尺之驅也

賀若敦爲都督嘗從太祖較獵於其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太悅諸將因得免責

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嘗先鋒陷陣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惠每先登陷陣

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

勇政二上
君似是勇士但拖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禰罵之曰
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
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刃者
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
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
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惟
矢中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又爲京兆郡守東魏豫
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
遇戰於邛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
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辛威爲寧遠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
先鋒陷陣勇冠一時

庫狄昌爲衛將軍從太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
皆先登陷陣

裴果魏初爲陽平郡丞孝莊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
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
驄年少至西魏文帝時從戰河橋解王壁圍摧鋒奮
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邛山於文帝前挺身
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爲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
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又從大將軍尉

勇敢二上 卷之三十九十五
遲迴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劔閣破季慶堡降楊
乾運皆有功

陸通初爲西魏文帝大都督大統九年高仲密以地
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
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

韋祐字法保爲河南尹時李延孫被害祐乃率所部
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戰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
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日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獨孤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

表肆周

周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
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

權景宣爲祠部郎中曉兵權有智畧從太祖拔弘農
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王熊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嘗脩月城未畢梯在外
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從如河東霄濟襲熊熊不之
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熊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
有聲便袒身露結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
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拔城遁走

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募精兵從獨孤信取雒陽仍
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
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
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

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侯醜奴
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表成列崇單騎
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
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
之

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七

勇敢第二

後周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遷哲
每率驍勇為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後為信
州都督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
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曩爾

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畧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賊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進擊投其五城虜獲三千餘口

柳槍字季華為防城都督從太祖戰於河橋先并有功

王雅有膽勇善騎射太祖召入軍除都督東魏將竇奉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嘗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少戰所

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邛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少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王雄為柱國大將軍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失又進唯餘一奴一矢存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文餘

韓雄為中州刺史都督忠徐虞洛四州諸軍事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

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
王勇爲寧朔將軍初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
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拜鎮南將軍後加通
直散騎嘗侍兼太子武衛率邛山之戰勇敢死之
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
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
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

王傑本名文達初魏孝武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
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帝謂諸將曰王
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大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

河橋戰邛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
高琳爲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
後擊勇寇諸將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
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持其勇健直前趣
琳短兵接琳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
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耿豪本名令史爲征虜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
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
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史武猛所向無前觀其
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後從太祖戰於邛

山豪謂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
欲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
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
繼

楊忠爲安西將軍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
獨孤信討之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門叱門者曰
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散
退忠與都督康維即垂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莫敢
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
於龍州忠獨當一仁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

之北臺謂猛獸爲擒于因以字之又從太祖擒竇泰
破沙苑遷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
守橋敵人遂不進邛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魏恭帝初行同州事于謹之伐江陵忠爲
前軍梁人東亦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三象反走及江
陵平孝閔踐祚入爲宗伯及司馬消難降忠與柱國
達奚武投之於是兵卒騎士五千各兼馬一匹從間
道馳入齊境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
豫州三千里武疑有變欲還忠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四面峭絕徒聞擊柝忠侯門開而入乃馳召武時

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陲舉烽嚴警武憚之
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爲
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不敢逼武歎曰達
奚武自言是天下後兒今日服矣

楊纂爲征南軍大都督從文帝解維陽圍經河橋卽
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勇敢

楊紹爲驍衛將軍鄜城太守時稽胡恃衆與險屢爲
抄竊紹率群兵從侯莫陳崇討之馳馬先登破之於
默泉之上後爲輔國將軍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
陵紹爲流矢中面而力戰不衰

元定魏孝武時爲前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
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邛山之役
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

宇文貴字永貴賀拔陵作亂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
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敢勇
貴每繼而出戰賊莫當其鋒

梁臺爲大將軍圍雒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
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三百餘步臺
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
得還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後爲鄜

州刺史年過六十猶能披甲跨馬足不躡鎧馳射戈
獵矢不虛發

鄭偉為北徐州刺史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嘗先
鋒陷陣

宇文慶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攀堞與
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
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樊叔畧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伐齊叔畧部卒精銳
每戰身先士卒

隋段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初為周宇文護親信

知其幹用擢為中外府兵曹後從武帝攻齊海昌王
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
扞禦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
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宇文弼初為周內都上士時武帝時計大舉伐齊弼
於是募三輔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
州身被三創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遷南司州刺
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
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除黃州刺
史

宇文慶深沉有器局在周以應募從征有功授都督
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
猛獸直甚壯之

史萬歲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
於相州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
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
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于是坐事除名竇榮
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
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
當各遣一將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

榮定遣萬歲去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
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張定和爲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
陣虜別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瘞而戰神氣自若虜遂
敗走高祖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
之

周羅暎爲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
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團明徹於宿預也諸將相
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拔靡太僕卿蕭摩
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

勇敢二下
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

魚俱羅登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揚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周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日大呼所當皆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達奚長儒爲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當侍平蜀之役嘗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累遷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繫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有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裴仁基少驍勇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

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

荆斯萬善爲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必出當其鋒

賀若誼開皇中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骨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狄所憚

楊素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鷄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死戰憲僅而獲免至高祖開皇十八年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

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元壽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登錢拔爲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楊義臣爲太僕卿時征遼東以將軍詣肅慎道至鴨
綠水與乙友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

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
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爲高麗所
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
先登力戰其功居最

閻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煬帝軍圍遼東城令毗詣
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駢
氣抑揚事卒而去

册府元龜

